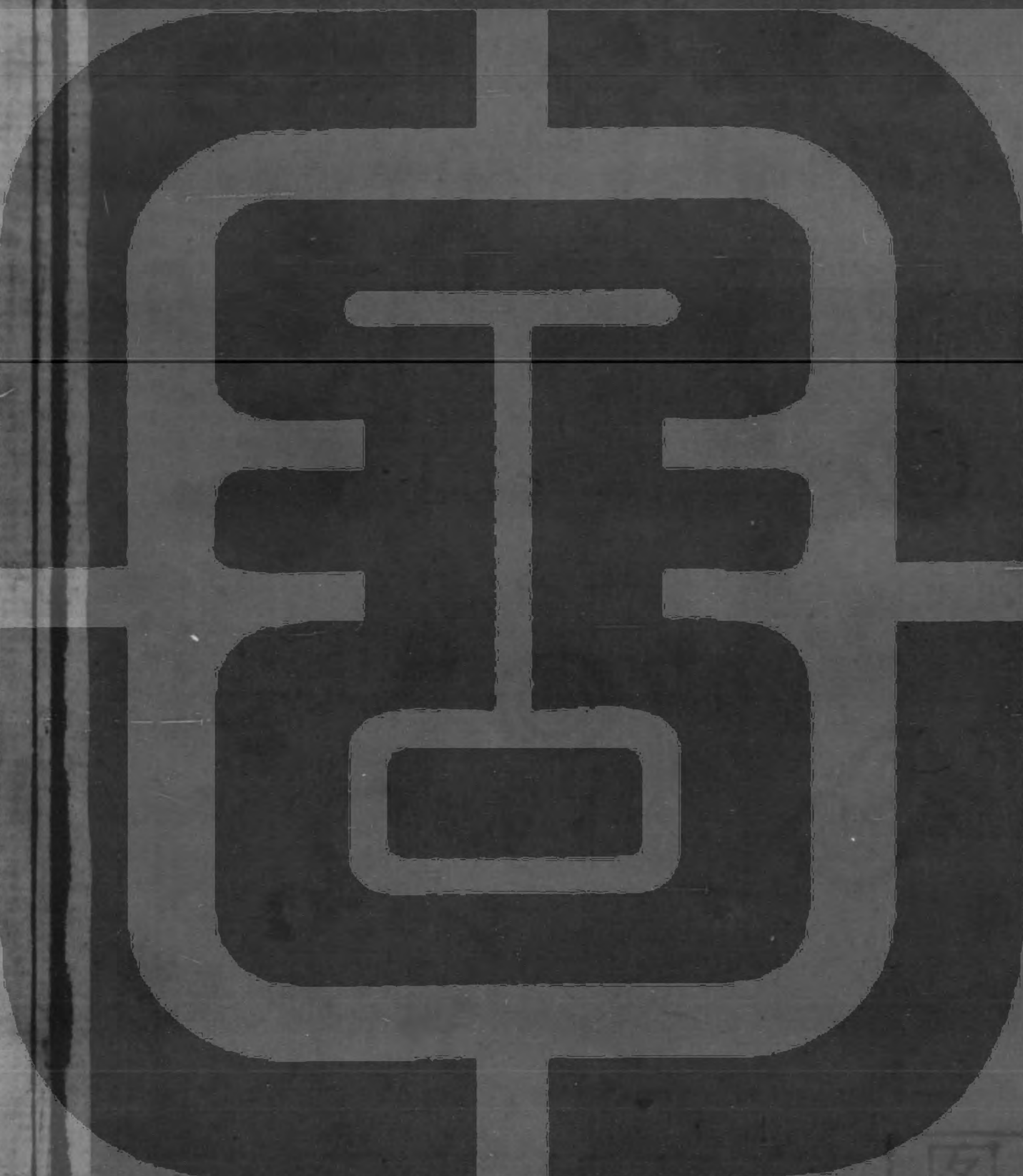


釋史

第十九冊



圖書整理

23293

釋史摭遺卷四目錄



吳郡李瑤子玉纂

浙東監國諸臣列傳

于頴 莊元辰 李長祥 章有功

徐孚遠 沈充文 王思任

王玉藻 李山 沈全實 吳從魯

何弼仁 劉穆子肇勣 肇勣

吳邦璿 張國紀 謝震龍

魯監國畫江之役彙以為張公玉筍之勛也而

實自于公九瀛始湛然明節史乘忽諸世遂莫能舉其名矧夫投荒蹈海如研齋之獨搢山砦闡公之聯絡波臣同其時以零丁竝難者可勝道哉先太常火廬保社所全實多至劉子膚之腹泐盡忠謝雲生之舌戰殉國直是天壤間一片血誠也百世而上九原以下庶幾無憾斯文案時維唐魯交錯之會於永明則遠且後也故以江上前事諸臣先列一卷至庚寅間入舟山殉者則後見

繹史摭遺卷四

列傳四

于頴字頴長號九瀛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出授順德知府移西安以事罷尋起復爲工部郎授紹興知府越人重水利前守富順湯紹恩築三江應宿閘而越水治然閘在下流能洩不能引能禦潦而無以處旱崇禎末適苦旱左都御史劉宗周家居謂惟麻谿壩更於壩之上流通之茅山閘則雖閉之是爲良策而蕭山愚民挾形家言阻之萬方且

極口詈長吏諮於頴頴曰劉總憲言是下官當力任
乃捕蕭民之梗令者杖之梏之事得集雖大旱不爲
災民復翕然誦頴雖爲一郡長而事必請於宗周若
子弟乙酉遷分巡寧紹台道馬士英挾太后入浙宗
周泣曰事乃至此若非斬士英無以收旣潰之人心
頴於是再疏請誅士英不報宗周曰明府竟申大義
於天下可矣頴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偕之歸謀
結熊汝霖輩共起兵而我

大清兵已至杭宗周絕粒頴亦馳入雲門山觀變紹
興通判張慄以城降貝勒卽令之行府事會鄭遵謙
以蒼頭軍起斬慄迎頴頴馳回望城哭城中人嘑曰
于公來吾事濟矣頴先曾岱遣在事軍官募兵備敵
至是絡繹率衆至鄉官前太僕蕭山來方燁前職方
來集之等亦各以兵會頴乃操小舟挾短童西徇之
蕭新令陳瀛者出謁執之貝勒之使以榜至又執之
焚其榜鳴鼓誓師大集都亭時閏六月旬又三日也
卽夕以五百人趨固陵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
船百餘艘來迎 大兵劄西岸杳未知頴兵顧無甲

乃借絮衣於居民各一衝潮徑渡蕭人沈振東爲導
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 大兵始覺則無所得
船賴帥衆登岸大譟遂畫江以守一軍扼潭頭一軍
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尋 大兵拽內
河舟百餘於江復札木簰填土擬渡賴遣歿士陳勝
等鑿之沉風起潮涌簰盡漂向東各營勾致以爲用
時以爲神助賴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不易莫若
於下流由橋司入海寧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由潭
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比聞海寧兵起而富

陽爲降將郎斗金所據勿坐視乃遣副將劉穆夜襲
之餘杭之道得通故餘杭令邱若濬故瓶窰副將姚
志倬來會穆乃駐師清風亭爲聲援 大兵突至克
富陽義士劉肇勳等歿之王宗茂阮維新等迸力以
禦賴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方國安之得駐七
條沙也始此自江干立國而

王師未能遽渡者徒以賴之取富陽也監國至晉按
察使行巡撫事旋晉右僉都御史督師江上遂自爲
一軍守漁浦時正兵爲方王二家義兵爲孫熊章鄭

錢沈六家客兵陳潛夫等又別爲數家內外交訏爭兵爭餉而賴參處其間悉力支柱與錢肅樂軍相似視諸軍爲最苦王之仁尤惡之一日會於潭頭語不合之仁拔劍擬之馬士英卻以身蔽乃免已而謀言大兵自海道至命移軍守三江口先嘗三疏辭官不許至是連章陳危急而方兵忽奄列戍驚潰賴復航海扈從不及卽由海道還京口以黃冠終身矣

摭遺曰謝山全氏言富陽之役世謂張公國維之功者非也于公之去越百餘載志乘以嫌故不爲立傳案畫江之守實自公始是爲浙東監國始事之臣也補傳首列

莊元辰字起貞晚字頑菴鄞人崇禎丁丑進士學者稱爲漢曉先生賦性嚴凝不肯隨人唯阿下筆千言亦倔强睥睨一切會試出汪文毅馬文忠門下釋褐授南太常博士八載不遷冷曹清望泊如也甲申之變元辰一日七至中樞史可法之門促以勤王比赧王立朝議選科臣總憲劉宗周掌科章正宸皆舉元辰爲首而馬士英勢方張欲盡致朝臣出其門必遣

私人致意曰博士曷不持門下刺上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元辰峻拒之是時雖東林宿老如錢侍郎謙益亦俛首稱門下於馬阮之徒而考選諸臣能抗之者則惟元辰與沈行人宸荃而已士英怒或言是故劉章之私也遂傳中旨僅授刑部主事卹刑江南公論爲之不平已而士英日橫且以阮大鍼故欲興同文之獄盡殺復社諸公元辰曰旣將烈矣遽出都且以板蕩詩人之意賦招歸詩十章志感未幾而留都陷錢肅樂之起事也諸鄉老之最愜心者莫如元辰

遂破家輸餉初降臣謝三賓欲梗師而爲王之仁所脅不得已以餉自贖及肅樂與之仁赴江上三賓潛招兵於翠山衆疑之王明經家勤謂之曰公等竟欲西行乎何其疏也肅樂驚問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東沿海皆可以舟師達鹽官五代錢氏嘗由此道會黃晟之師倘彼乘風而渡北來搗巢列城且立潰矣非分兵留守不可肅樂曰是無以易吾莊公者於是共推之任城守事分兵千人屬之以四明驛爲幕府請以家勤及林明經時躍等叅其事肅樂乃西行元辰

日耀兵巡諸堞里人嘑之爲城門軍是役也危城岌岌賴此以鎮而三賓亦不敢動乃以翠山之衆迎魯王于天台自七月至十月鄞始解嚴王召元辰入晉吏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再遷正卿仍兼吏科如故尋上疏言殿下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卧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

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黍離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報聞已又言中旨用人之非乃赧王之秕政臣叨居科長斷不敢隨聲奉詔王不能用自是累有封駁時

謝三賓夤緣居要皆結內侍力阻之而馬士英又至
故僉事王思任等移檄以拒且廷爭之元辰言士英
不斬國事必不可爲於是貽書同官黃宗羲林時對
云叢爾氣象似惟恐其不遒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
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辜成
其山野若非自滂恐必不免舉朝共留之而意決竟
去未幾 大兵東下迺狂奔諸深山中朝夕野哭元
辰故美鬚眉顧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
而稍別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復識忽有

老嫗嗶其小字曰是非廿四郎邪因歎曰吾晦迹未
深奈何丁亥疽發於背戒勿葯曰吾歿已晚然及今
歿猶可其門人林奕隆曰請爲吾師作大還詞以當
祖道曰試歌之歌畢元辰首領者三遂卒

據遺曰林詞反招魂也句多衍有云沟沟天狼綏
綏野狐逐人駉駉白日幽都敦厥血拇肝膽橫屠
懸人以娛如跖之脯六千君子與白日殂五千甲
楯與東流楛 遑哉浩然逃之太虛火宅旣離毒
苦可除帝且餉公九光五銖小子譎此以當驪駒

李長祥字研齋達州人崇禎癸未進士神采英毅爲諸生時卽熹言兵比獻賊亂蜀募練鄉勇擐甲助城守賊中皆知其名後選庶常吏部薦之使備督師之選或曰天子果用公計安出歎曰不見孫白谷違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邸鈔不寓目雖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受斧戍耳聞者咋舌時首輔以同里故欲引爲私人不可因不得召見賊且日偪遂自上疏請急調寧遠鎮臣吳三桂兵拒戰都城下新進士袁噩者具將才可輔之令岫雲鎮臣

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岫雲帥已至詭請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長祥復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潰爲賊所縛遭擄掠乘間南奔福王立改監察御史巡浙鹽南中潰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監國浮海去長祥以餘衆結寨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顧無所得餉四出募輸居民苦之獨長祥與張煌言王翊三營且屯

且耕井邑不擾監軍鄞人華夏者爲之聯絡布置請
引翁洲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
會師曹娥合侖山諸寨以下西陵僉議奉長祥爲盟
主刻期將集而鄞之降紳謝三賓告之 大兵急攻
東山前軍章有功故會稽農家子驍銳敢戰所將五
百人具兼人勇累勝 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
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歿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
嘗受官兵指爲間至是中軍汪彙者與十二人期密
以次日縛長祥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語奈何殺

忠臣折矢扣刃偕誓而遯汪彙追之不及於是浙東
沿村接落奉檄有得長祥者受上賞長祥匿丐人舟
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復遯至奉化依平西伯
王朝先朝先亦蜀人華夏曾爲長祥通好訂昏姻得
其資糧屏屨之助復合衆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
有孽龍挾雷電將上天濤涌蕩舟士卒皆無人色長
祥令發巨礮擊之雷電愈怒水起立長祥神色自如
俄而晴霽由健跳移翁洲入朝監國晉兵部左侍郎
兼官如故已言於王請合朝先之衆聯絡沿海以爲

舟山衛定西侯張名振不喜襲殺朝先長祥僅免辛
卯舟山破亾命江淮間制府陳錦得之京口都統金
礪巡道沈潤將殺之錦不可釋之乃居山陰澗谷中
尋遊錢唐然大吏以爲終不可測更安置江寧長祥
自舟山亾命與其妻氏黃相失有婢文鶯者代黃炊
及居山陰則黃自海上來得再聚後長祥鞮江寧黃
已卒大府陽禮之而終疑之曰是子然者誰相保邪
長祥微聞之時江寧有閨秀曰鍾山秀才善墨竹容
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暱大府曰李公有所戀矣未
幾乘守者之怠竟逸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遍歷
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天下大定始還南居毘陵築
讀易臺以老

摭遺曰侍郎通籍甫一年而國亾其自爲諸生爲
孝廉已披堅執銳爲里社樹捍禦勛逮夫側身軍
旅展轉於鮫宮螭屋之間者又一十七載而明史
竟闕傳推其末與王長升寵妾脫妻之意小異而
實同也文鶯事詳列女

徐孚遠字闇公華亭人崇禎壬午舉於鄉故太師階

之支孫也當明之季江左社事最盛而松江幾社以經濟見孚遠與夏允彝陳子龍何剛則尤爲社中之傑時寇旤亟頗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欲爲勤王之備及子龍任紹興推官孚遠乃引東陽許都見之使其召募義勇西行殺賊又令剛疏薦之旣而東陽激變事起子龍單騎入都營許以不歿招之降大吏持不可竟殺都旣殺而剛疏下已召之孚遠貽子龍書曰彼以吾故始降今負之天下誰復敢交子龍哉以故子龍雖得功遷給事而力辭不赴馬阮亂政尤惡

幾社諸公因杜門不出南都亾允彝起兵乃贊之閩中投福州推官已而以張肯堂薦進兵科給事閩事去浮海入浙而浙亦潰錢肅樂方自浙奔閩遇諸永嘉慟哭遂偕行會監國至再出師孚遠獨身周旋諸義旅間欲令之協和共事而悍帥如鄭彩周瑞之徒咸勿聽因力勸肅樂以早去時諸軍方下福寧圍長樂肅樂冀其有功不納孚遠復返浙東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比監國自長垣至舟山孚遠入朝時寧紹台諸郡山寨相望俱爲舟山接應柴樓則尤

與之近迺以勸輸充貢賦海濱避地之士多依之遷
左僉都御史辛卯舟山破監國復入閩孚遠亦航海
從之是時鄭成功啓疆禮士雄冠諸島海上諸軍盡
隸之凡老成耆德之避地者咸遑歸之孚遠領袖其
間每以忠義相鏃厲成功媿媿聽至終夕不勸有大
事輒諮而後行嘗自嗟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此
平世事也以吾亾國大夫當之傷如之何戊戌滇中
遣漳平伯周金湯至晉諸勛爵遷孚遠爲左副都御
史是冬隨金湯入覲失道安南安南王要以臣禮迺

大罵或曰且將以相公也則愈罵安南王歎曰忠臣
也厚資之卒完節歸明年成功大舉入江敗於白下
還師入臺灣未幾卒孚遠無復有望飭巾待盡尋亦
歿於臺遺一子鄭氏內埤時扶柩南旋已而其子以
餓歿

沈兆文字文開號斯菴鄞人以明經入貢乙酉豫畫
江之師授太常博士已從至長垣豫琅江軍事進工
部郎軍潰扈監國不及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辛卯
由潮陽至金門閩督李率泰密以使招拒之焚其書

返其幣時將卜居泉之海口挈家航海颶風作失維
飄泊至臺灣時鄭氏未至猶爲荷蘭地迺從之受一
屨極旅人之困及成功至知堯文故在喜甚以客禮
見時令致餼撥田宅贍之亾何成功卒諸臣欲再奉
魯王監國堯文從之壬寅王遠薨議遂寢鄭經嗣立
頗改父之政諷以詩幾得旣因變服逸至羅漢門結
茆以居授徒自給不足則濟以醫歎曰吾二十年飄
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祇欲完髮以見先帝而卒不
克其命也夫癸丑臺灣歸圻堯文雖老而歸然獨存

制軍姚公啓聖貽書曰管寧無恙邪尋卒於諸羅按
其居臺凡三十年蓋及見延平三世之盛衰云

據遺曰閩自無餘造國臺海素外版圖泊鄭氏開
疆羣賢輳集而閩公斯菴稽作厲公以隱副其志
之不食周粟以死是又古來殉難之一變局也夫
閩公崎嶇謀國若欲求一當而不能而斯菴則孤
立海隅初無作爲似宜埒諸外臣之列然推其心
則非甘於鄭氏而已者故得於閩公傳後類次之
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萬厯乙未進士母唐夢太白

入懷故小字金星其父東海翁以遂已志又字之曰
遂東釋褐時年初二十歷官九江僉事魯王監國擢
禮部右侍郎屢疏極言官亂民亂兵亂餉亂士亂之
失乞休不聽既而歎曰江上之事不臘矣先是馬士
英稱奉太后入浙將趨紹興紹之人猶未知赧王就
禽也思任迺具疏太后數王之短痛斥士英奸畧云
主上心惑奸相耽於逸樂士英窺微獻媚公竊太阿
以疆場擔子一肩卸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掣
其肘四方狐狗之願出其門者得一望見費至百兩

得一登簿獻及千金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
交兌卽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更不待言矣總
之士英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亾朝廷信之篤
所以覆之邀試問相臣之尊司馬之重而可以不戰
不守擁兵以逃乎口稱護太后駕則聖駕獨不當護
乎及今猶可呼號泣告之際宜立斬賊臣頭以謝天
下又致士英書曰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
色逢君門牆固黨從不講求戰守遂致乘輿播遷謀
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如明水

一孟自刎以謝天下若仍逍遙湖上潦倒煙霞效買
似道之故轍則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軻
渡江我越乃報仇雪耻之邦非藏垢納汙之地當先
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及大兵渡江思任已病
遂避至秦望山丙舍以卒

摭遺曰遂東於丙戌以詹事晉秩禮部始寧倪無
功謂其本有意於筐篚之迎論殊苛矣其疏與書
猶足以褫老奸之魄也則歿事姑闕議之

王玉藻字螺山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慈谿知縣
政尙和平民不擾而事集未期北都亾前令汪偉以
翰林檢討殉國玉藻率官吏士民爲大行哭臨畢別
爲位哭之三日尋故少詹項煜以從逆亾命至玉藻
與慈之馮元颺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別業玉
藻雖爲致餼顧甚菲煜爲慈之義民所不容撲之淹
橋下置不問有明士習最重闡誼或以爲過應之曰
吾不能爲向雄之待鐘會哉顧思負前日大臨一哭
耳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聞者聳然乙酉夏大江
以南盡附浙中百城守令或棄官去否則降而玉藻

與沈宸荃起兵遂晉御史仍行縣復乃募義勇請赴江上自効旋解事以兵科都給事中遣軍前玉藻任事邁逞壯氣勃勃而江上諸帥惡之先不予以餉歎曰是將剗刃於我也因力請還朝其在垣中雅持正議又不爲諸臣所喜不得已力求斥罷太常莊元辰留之丙戌夏浙東再破以黃冠遜於剡溪久而不歸資糧盡慈民及浙東義士時爲周之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仰天起舞辛卯後始歸故鄉以餓歿

摭遺曰螺山與客談島上事輒歎曰今猶靖康建

炎際耳若以祥興擬之則下矣其指崛強猶此

李山字少華長洲人寄家白下以餽貢教授井里有文名兼能繪事東艇及門者最盛賦性峭絜與人篤誠官南京太常寺博士福王立以故官應召馬士英當政讐其名意頗下之屢索所製不報同僚笑之曰李山直頑石耳因又號頑石居士士英亦少解畫嘗面乞爲代不獲已作郭忠恕天外數峯與之然心終以爲恥尋挂冠歸卜居吳中之蠡墅足不踐城土與徐勿齋楊維斗顧所受輩訂莫逆交族人有名采者

爲幕府客偶至密示一冊乃松江兵事株連獄也大
府信采屬訪實凡郡中聲望所歸之戶均在列得三
百餘姓讀之怛然會日暮風雨至亟噀酒采故譚飲
飲至如泥命僕扶寘佗所卧就地自火其廬及撲滅
采亦醒索冊冊已灰相對懊歎因誡之曰此冊性命
多安知非天意假火以銷其獄乎或有此冊而遂有
此火乎采悟竟棄館颺去初張國維撫吳時卽知山
名比審其賢薦之自爲書招之旋魯監國遣使至吳
以太常卿召至泐未幾發病歸及聞國維事敗且沒
監國出海迺處分家事曰吾將報知己于地下矣時
勿齋維斗所受俱盡節山斷粒九日而終子天民精
麻數之學痛父介節以浪走四方卒

案家傳先博士少華公爲始遷蠡墅之族祖也甲
申六月以南都命頒詔遣蜀吳孝子威克從之然
不載使歸月日傳中故勿爲叙而顧黃公作吳隱
君贊亦有南都李博士使蜀語與之吻合當非坵
會矣公所著有釣鰲客集頑石畫中詩雙清堂文
稟畫禪造微論六朝文叢說明通事案等書惜子

姓中落橐本半軼茲畧舉大凡以畧表先人之志
云支孫瑤謹埶識

撫遺曰士英酷熹清玩或有謀得清要者以重值
構黃子久長江萬里圖卷餽之士英喜甚寢食必
偕一日其子鑿攫之士英持不與爪傷鑿手至出
血後携至江上之鎮潮菴大兵猝至乃提攜欲
入懷袖追嘖急復倉皇棄擲而去士英畫筆致頗
不惡世醜其人多改其名爲馮玉瑛玉瑛秦淮妓
之有畫名者也

吳從魯字金堂山陰人萬厯丙辰進士由南陽縣知
縣歷任監司及江東起義捐軀首事輒被抑丙戌春
禮部侍郎王思任薦之補通政司左參議浙東不守
野服避居入山設棺於庭曰有蹤跡我者卽蓋棺旋
病櫛沐衣冠含笑入卧命家人蓋之氣絕
何弢仁字仲淵號書臺山陰人崇禎丁丑進士歷知
建平高要縣事授御史監江上軍越破追監國不及
過關山嶺作詩書衣帶間曰有心扶日月無計鞏河
山未書弢仁間關奔行在聞台又失守已矣無復可

爲身非吾身吾何家爲爲吾子者食貧守節而已明
御史何弘仁絕筆遂投嶺下歿

摭遺曰案浙江通志兩京沒弘仁投台之白峯下
歿而復甦有土人負之入陶介山削髮苦行進來
縉雲義烏諸山間尋以病卒遺命暴骸三日野火
焚之

劉穆字公岸山陰人貌修偉諱大刀及射崇禎丁丑
武進士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知其才由上海把總
檄補江南水師參將南都破募兵五百歸越爲監國

守潭頭以功開府晉爵丙戌六月監國航海去穆聞
一夕暴卒目不瞑子肇勸行八字子膚以游擊將軍
從父軍迺與諸弟長跪牀下腹刺盡忠報國四字涅
而誓之目乃瞑肇勸之弟曰肇勸者行九字子讓先
一年戰歿短悍有膽識幼亦隨父任識大盜畢昆
陽於獄昆陽歛人諱用槍世稱之爲畢家槍勸與兄
勸咸慕之日賂守者進以餽經年不怠昆陽出遂以
槍法授由是劉氏兄弟以畢槍名天下後從父命分
領一軍守江干乙酉秋兄弟合兵渡江戰肇勸騎而

據嶺連殪十數人矢盡控弦作霹靂聲皆反走會伏
兵起藜射之矢集如蝟猶僵立不仆其兄肇勦號而
上者三勿應馳而下眎則歿矣抽矢出鏃至斗許負
以歸一時同歿者義士王胤賢陸建夔郡吏印玉及
椽史壯士又十六人亂語於衣謂父非婦大盜舉具
都督同知吳邦璿字睿玉山陰世家子習孫吳法受
知於朱少師大典監國時薦之守金衢監國航海或
約偕之聞邦璿曰奉命守此而他之吾不知也遂與
大典協守金華至二十日及阮大鍼用礮專攻勢不

支大典磨其脊屬盡投于井邦璿曰城中火葯正多
不可資敵當爲吾輩歿所大典曰固吾意也卽環坐
武庫中舉火火發作霹靂聲外兵都却走其妻傅亦
投縲歿

都督同知張國紀字羽儀山陰人掛襄毅將軍印南
都潰馬士英稱奉母后奔越國紀白於長吏力請誅
之不聽歎曰壞天下事者必此人也慟哭而退丙戌
江干兵潰不食歿

中書舍人謝震龍字雲生會稽人監國時以舌辯授

官命連絡各鎮尋擢兵部主事丙戌江干師潰爲團
練兵縛送巡撫訊之則自稱部院曰若兩榜乎曰曾
見兩榜不屈者幾人明朝天下壞于兩榜監國特用
我輩以壓倒之今雖就死亦爲諸公作榜樣耳叱之
跪不屈踞坐慢罵巡撫怒令以尺木勒兩頤深入寸
許使勿能有聲血流被面乃就斬

繹史摭遺卷四終

繹史摭遺卷五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閩粵義臣列傳

陳子壯 張家玉 陳邦彥

蘇觀生 霍子衡 梁朝鍾

繇唐王而下臣於永明而未嘗登朝者列此所
謂義臣者如義帝之義也唐王弟聿鏞竊據廣
州事於觀生傳中附見南都解學龍定擬臯
案張家玉與方以智傳鼎銓同入五等應徒擬

贖之列後以智盡事於閩以僧歿鼎銓盡事於
虔以兵歿家王之歿則尤彰著者在當日爲
六等之刑書在異日爲千秋之鐵案諒哉

釋史摭遺卷五

上列傳五

陳子壯字集生南海人萬厯己未進士第三人授翰
林編修天啓甲子科典浙江鄉試發策刺奄魏忠賢
怒假他事削其籍并免其父吏科都給事中熙昌官
崇禎初子壯起故官累遷吏部右侍郎流賊犯皇陵
帝素服召對廷臣因對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
已詔激發忠義納之乃會同列上蠲租清獄使過
嶺等十二事尋以海內多故帝思廣羅賢才詔援祖

訓郡王子孫文武堪用者準攷驗授職子壯慮後患
立陳五不可會唐王聿鍵引前代故事詆之遂除名
下獄坐贖徒歸已用薦起官協理詹事府未赴南都
立以禮部尙書召至蕪湖而南都失守乃馳還時桂
王常瀛避難梧州子壯謂王神宗子宜立總督丁魁
楚方集衆議而唐王已立於福州矣議遂寢唐王召
相子壯以前議宗室有宿憾辭不行丙戌汀州破桂
王子永明王由榔爲丁魁楚等擁立於肇慶蘇觀生
又議立唐王弟聿鏞子壯沮之不得遂退居南海之

九江村永明王授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總督
福建江西湖廣軍務

大清兵入廣州聿鏞被執歿子壯止不行明年春張
家玉陳邦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先後舉兵子
壯亦以八月起兵九江村兵多蛋戶番鬼善戰乃與
邦彥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楊可觀等爲內應子壯
兵先至城中不敢動事洩可觀等歿子壯退駐五羊
驛時我

大清遣降將李成棟攻張家玉於新安及邦彥至與

子壯謀伏兵禺珠洲側伺成棟還救會城縱火以焚其舟已軍以青旂朱旂爲號子壯如計果焚舟數十成棟忝下風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旂幟不能辨皆疑爲敵舟陣動風忽轉大兵乃順風返擊大潰長子上庸歿焉子壯忝還九江村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具書來迎子壯至以故主事朱實蓮攝縣事九月高明破實蓮戰歿子壯而炫俱被執械至廣州勸之降不從遂被僇子壯母自縊永明王贈番禺侯諡文忠蔭子上圖爲錦衣衛指揮使而炫字章闇高

明進士歷官上海安肅知縣唐王時爲御史實蓮字子潔由舉人歷官刑部主事爲子壯邑子也

撫遺曰陳文忠之歿時制府佟養甲與李成棟領兵初出得文忠而處以極刑且寸磔之投骨四郊歟虐慘矣忍矣比後成棟反正養甲亦降圻王乃卹贈文忠以太師番禺侯卽以養甲爲諭祭使養甲媿絕欲歿又通使歸朝迺爲成棟子元胤所殺聞先數日恍惚見文忠抽矢射之云
張家玉字子元東莞人崇禎癸酉進士授庶吉士闖

賊陷京師被執不能死上書于賊請旌已門爲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廬請褒卹范景文周鳳翔等隆禮劉宗周黃道周尊養史可程魏學濂自稱殷人從周願學孔子稱李自成大順皇帝自成怒召之入長揖不跪縛午門外三日復脅之降恠以極刑卒不動自成曰當磔汝父母乃跪時其父母在嶺南而遽自屈人咸笑之賊敗南還阮大鍼等攻其薦賢於賊令收人望集羣黨遂被逮南京破脫歸從唐王入閩擢翰林侍講監鄭彩軍出杉關謀復江西解撫州圍丙

戌聞大兵至彩卽賁入關家玉走新城與知縣李翺共城守兵至出戰中矢墮馬折臂走入關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廣信已失請募兵惠潮說降山賊數萬將赴贛州急會汀州破乃還東莞明年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攻東莞城知縣鄭霖降籍前尙書李覺斯等賁以犒士甫三日而大兵至衆敗走知永明王立奉表賀進兵部尙書無何兵至戰又敗如璜歿家玉走西鄉祖母陳母黎及妹石寶俱赴水歿妻彭被執不屈歿鄉人殲焉西鄉大豪陳文豹奉之

取新安襲東莞戰赤岡大兵大至攻數日復敗走
鏡岡文豹等皆歿覺斯怨家玉甚發其先壟毀其家
廟盡滅其族村市爲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途次
得衆數千取龍門博羅連平長寧攻惠州克歸善還
屯博羅大兵來攻乃奔龍門復募兵萬餘人分其
衆爲龍虎犀象四營攻據增城十月大兵以步騎
萬餘來擊家玉三分其衆犄角相救倚深溪高崖以
自固大戰十日力竭而敗圍數重諸將請潰圍出歎
曰矢盡砲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烏用徘徊

不決以頸血濺敵人手哉因偏拜諸將自投野塘
中以歿年三十有三永明王贈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吏部尙書增城侯諡文烈其父兆龍猶在籍以子爵
封之

陳邦彥字令斌順德人爲諸生時意氣豪邁福王立
詣闕上政要三十二事格不用唐王讀而偉之旣自
立卽其家授監紀推官未任舉於鄉以蘇觀生薦改
職方主事監廣西狼兵援贛州急至嶺聞汀州變勸
觀生東保惠潮不聽永明王監國肇慶觀生遣之入

賀王已西走梧州邦彥甫晉謁而觀生又別立唐王弟聿鏞於廣州邦彥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餘輩召入舟中王太妃垂簾坐王西向坐魁楚侍語以廣州僭立事邦彥請亟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且云彼強我弱以戰則非計彼曲我直以和則非名警報日迫彼若知思必來求成如其不然則粵東十郡我居其七委其三於彼以代我受敵我復從而乘其敝不亦可乎王大悅立擢兵科給事中令齎敕還諭觀生及入境聞殺使臣事因遣從人以敕授觀生而

致書曉以利害觀生猶豫衆日欲議和旋聞永明王兵敗不果邦彥乃變姓名入高明山中丙戌冬廣州破觀生歿之列城悉下邦彥謀起兵初贛州萬元吉遣族人萬年募兵於廣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失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他潰卒多附之至二萬餘丁亥春 大兵定廣州克肇慶逼永明王於梧州抵平樂王走桂林勢危甚邦彥乘間說余龍出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會遺書張家玉曰桂林衆卵但得牽制毋西使潯平間可完葺

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爲然大兵
在桂林聞亂還救揚言取甘竹灘龍卒素無紀律且
顧其家輒引退邦彥亦卻歸旣乃遣門人馬應芳會
龍軍取順德戰敗應芳赴水歿四月龍再戰於黃連
江亦敗歿邦彥乃棄高明收合餘衆據下江門初
大兵於廣州之圍李成棟俘獲敗卒及降者械送會
城巡撫佟養甲訊知謀出邦彥遂以輕兵襲其家執
其妾何氏及二子和尹虞尹令爲書以招邦彥邦彥
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果妻子養

甲壯焉頗以善遇後郡紳李皇一舉人杜璜帥兵攻
肇慶始被殺皇一等亦陣歿秋九月密與陳子壯約
復攻廣州水陸兼進邦彥後至謀洩不果乃與子壯
伏兵伺擊以火舟衝之其大兵引却已而乘風夜戰
大敗奔三水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迎奉乃入清遠
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
日城破常燦歿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歿
走朱氏園中見學熙自縊拜哭之旋被執饋之食不
食繫獄五日被修永明王贈兵部尙書諡忠愍蔭其

子爲錦衣衛指揮使則王節與時向書節忠烈節其
披遺曰舉九江村之蠶戶番鬼龍門之龍虎犀象
日加以高明山甘竹灘之衆通力合作則珠江上下
與儻可觀邪奉永明而計不自贍不知當時二陳公
與張先生何徒擾擾爲也夫張文烈近賊而不制
於賊猶可遜詞希恕其必欲旌此門焉豈不可笑
至後之赤族殷讐旤延祠墓亦良可痛哉其生平
任俠好擊劍多草澤豪傑交故所至輒能得衆陳
忠愍亦能與下同勞苦一軍最強起事後日則一

食夜則假寐待旦誦其義不顧妻子數語直使千
古同聲一哭陳文忠之典試浙江也丙辰第二人
江夏賀逢聖同被命得應天偕與出都魏忠賢以
逢聖不詣謝矯旨追還以侍講李標代之此所以
有發策刺奄之舉及其集義九江村進來多不如
志忠愍繫獄歿而文忠亦被執踰月張文烈亦自
沉矣歟

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年三十始爲諸生崇禎中由
保舉授無極知縣遷永平同知監紀軍事已擢戶部

員外郎京師陷脫走南京進郎中督餉蘇州南京覆
走杭州謁唐王與語大悅聯舟赴閩與鄭氏兄弟擁
立王擢翰林學士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設儲賢館
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觀生領之至者多庸流王亦
厭罷觀生矢清操稍有文學而時望不屬王以故人
恩眷出廷臣右乃超拜東閣大學士參機務觀生數
贊王出師見鄭氏不足與有爲且事權悉爲所握請
王赴贛州經畧江西湖廣王議遣之先行明年觀生
赴贛大徵甲兵饑不繼竟不能出師丙戌三月吉安

破總督萬元吉乞援乃遣二百人選協守綿津灘戰
敗大兵圍贛城觀生走南康贛數告急不敢援六
月兵退屯水西因發三千人馳入贛助城守久之我
兵再攻三千人皆引去八月觀生移駐南安閩中急
不能赴救唐王聿鍵歿汀州十月贛州亦破遂退入
廣州監紀主事陳邦彥勸以疾趨惠潮扼漳泉兩粵
可自保不從會丁魁楚等將立永明王觀生欲與共
事魁楚素輕之且欲專定策功慮其以舊相居已上
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其出身非兩榜叱辱之觀生

愠甚時唐王之弟聿鏞嗣稱唐王者與大學士何吾
騶自閩至有番禺梁朝鍾南海關捷先首倡兄終弟
及議觀生遂與吾騶及侍郎王應華曾道唯布政使
顧元鏡等以十一月二日擁聿鏞爲監國僞號紹武
就都司署爲行官卽日封觀生建明伯掌兵部事進
吾騶等秩旋與應華等並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
時倉猝舉事亟治宮室服御鹵簿通國犇走夜中如
白晝不旬日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市人傳以
爲笑永明王立肇慶命給事中彭燿主事陳嘉謨齎

敕往諭燿順德人過家拜先廟託子於友至廣州以
諸王禮見備陳天潢倫序監國先後語甚切至因歷
詆觀生諸人觀生怒執殺之嘉謨亦不屈歿乃治兵
日相攻以番禺人陳際泰督師與永明王總督林佳
鼎戰三水旣敗復招海盜數萬以大將林察帥之佳
鼎故粵中監司與察同姓相善察詐使盜降佳鼎以
爲信十二月二日舟次三山口亂作全軍俱覆佳鼎
赴水歿肇慶大震觀生意得務爲粉飾太平而惟捷
先朝鍾是任有楊明競者潮州人好爲大言詭稱精

兵滿惠潮間可十萬卽特授惠潮巡撫觀生器此三
人事必咨之又有人梁鑿者妄人也觀生謂其才用爲
吏科都給事中與明競大納賄賂日薦數十人觀生
本乏猷畧兼綜內外事益憚吝所招海盜爲捍衛其
衆白日殺人剗肺腸懸諸貴官之門以示威城內外
大擾時 大兵已下惠潮長吏皆降埒卽用其印移
牒廣州報平安觀生信甚是月望日聿鏘視學百僚
咸集或報

大清兵已逼觀生叱之曰昨潮州報無警烏得遽至

此妄言惑衆斬之如是者三兵臨城下觀生猶疑爲
海盜已自東門入始召兵亟戰精銳者皆西出倉猝
不能集觀生乃走鑿所問計鑿曰死爾復何言觀生
入東房鑿入西房各拒戶自縊觀生慮其詐稍留聽
之鑿故扼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而寂然觀
生信其死遂自經明日鑿出獻其屍以降聿鏘方閱
射急易服踰垣匿王應華家俄縋城走爲追騎所獲
饋之食不食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於地
下遂投縊歿吾騶應華元鏡等悉降

霍子衡字覺商南海人萬厯中舉於鄉除海康教諭累遷國子助教都察院司務戶部員外郎中出授袁州知府解職歸閩地盡失聿鏞召爲太僕寺卿廣州破語妾莫及三子應蘭應荃應芷曰禮臨難毋苟免若輩知之乎三子皆曰惟大人命子衡援筆大書忠孝節烈之家六字懸諸中堂易朝服北向再拜又易緋袍謁家廟先赴井妾從之應蘭偕妻梁及一女繼之應荃應芷偕其妻徐區又繼之惟三孫得存有小婢見之亦從井歿

梁朝鍾番禺舉人善談論與南海關捷先同爲觀生所倚捷先由進士歷官監司小有才便筆札倡議同擁聿鏞擢爲吏部尙書朝鍾浹旬三遷至祭酒嘗語人曰內有捷先外有楊明競強敵不足平也聞變投於池爲鄰人救出復自剄捷先出降

撫遺曰假令廣州不殺使臣與肇慶平聯絡高明等衆爲犄角勢或可少延喘息奈何登用非類翫若戲場觀生一歿且難自決猶須咨及妄人烏足以與人家國

天兵下而羣醜盡矣諒哉

廣州聿鏘事應與益王靖江王及南直隸諸義
兵之擁以為號者數輩別列宗藩傳以傳之顧
載籍簡匝卒未能會攷成書姑從史彙例於蘇
傳坳見後當續纂類分之也

繹史摭遺卷五終

繹史摭遺卷六目錄

閩粵督輔從事諸臣列傳

吳郡李瑤子玉纂

何騰蛟

章曠

傅作霖

周震

陳象明

余鯤起

蕭應

周二南王景熙李興瑋等坳

何忠烈公身歷四朝胷藏萬甲戎車載驟宵枕
无安於全楚置場之計可謂堅志如城鞠躬盡
瘁實自史督輔後一人也洎至長沙再出衆力

不齊空守湘潭撫膺慟哭曰督師五年所就若此天邪人邪因卽緋衣冠帶坐堂皇間以待執迨其沒而楚民爲之挂孝舉哀立祠祀焉或言正命時有僧以勺水進者曰水自衡來猶吾君澤公領之此說不經時衡湘已早入版圖矣章侍郎本丙子解元熹談兵名重于鄉所著多兵家言其佐忠烈事坎坷不渝收輯降軍繼志恢勦實爲不負所知若劉承胤之因公起而翻欲奪公權者其小人中之小人與

繹史摭遺卷六

列傳六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啓元年辛酉舉人崇禎中授南陽知縣地當要衝流寇出沒卽請諸大吏練兵堵勦斬首四百餘級土賊發亦討平之能聲大著遷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出爲懷來兵備僉事調口北道丁內艱巡撫薦其才將奪情固辭歸服闋起原官兵備淮徐擒斬土寇境內肅然癸未冬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時湖北盡陷止武昌一郡爲寧南

侯左良玉屯軍所騰蛟之任與良玉交驩一軍帖服
甲申五月福王立時良玉在漢陽詔至部下有異議
騰蛟乃以劍自隨曰社稷安危繫此一舉倘不奉詔
當以此身付三尺劍耳會江督袁繼咸亦以書勸正
紀盧鼎言於良玉力請開讀如禮正紀者良玉所寘
官名也八月加兵部右侍郎兼撫湖南尋命總督湖
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乙酉三月南都有北來
太子事朝議爲僞物論沸然卽抗疏極言不可殺與
當國者大忤無何良玉舉兵從巡按御史黃澍謀稱

奉太子密詔清君側惡將邀之偕行騰蛟堅不可良
玉因謀奪其印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思爭匿其
署遂身坐門屏間聽民入左兵輒破垣縱火避難者
悉焚歿騰蛟急解印付家人令邀出城毋爲所得拔
劍將自剄左兵擁之去良玉邀與同舟不從因以別
舟置之以副將四人監之舟次漢左門乘間躍入江
四人急且危亦自沉騰蛟漂泊十數里至竹牌門觸
漁船救之起登岸則漢壽亭侯廟也家人懷印者亦
在相眎大驚覓漁船忽不見遠近共詫爲神助從者

多歸心焉騰蛟乃由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舊時屬吏痛哭以盟誓圖報復士馬舟車糧餉各自分任權令堵胤錫爲湖北巡撫傅上瑞爲湖南巡撫章曠爲總督監軍周大啓提督學政嚴起恒故衡永道卽督二郡軍食吳晉錫以長沙推官攝郴桂道事就遣曠往諸路調兵副將黃朝宣自燕子窩張先璧自溆浦劉承胤自武岡先後俱至兵勢稍振是時良玉抵九江已歿五月我

大清兵下南都閩中唐王聿鍵立王居南陽時稔知

騰蛟才且賢委任益至旋闖賊李自成敗至九宮山爲村民鉏擊以斃其僞將劉體仁郝搖旂等有衆四五萬以無主將依騰蛟降驟入湘陰距長沙僅百里城中初不知其意思甚朝宣卽率兵還禦上瑞請出避騰蛟曰歿於左歿於賊一也何避爲長沙知府周二南以千人遣偵之賊疑來襲射殺之從行者盡歿民益洶洶騰蛟與曠謀以部將萬大鵬等二人持書遣撫賊見止二騎迎入演武場飲以酒二人不交一言相與痛飲畢賊問來意二人曰督師以湘陰徧小

不足容大軍請卽移駐長沙因出書示之書云公等歸朝誓爲永保富貴擢旂等喜卽隨二人至騰蛟開誠撫慰宴禮盡驩以牛酒犒其從者命先璧以卒三萬出郊馳射旌旂蔽天搖旂等大悅悉招餘黨來歸驟增兵至十數萬聲威大振未幾自成後妻高氏與其弟一功從子李錦擁衆數十萬逼常德乞撫騰蛟馳檄令巡撫堵胤錫遣撫之安置荊州復盧錦等跋扈難制受降日過其營請見高氏執禮甚恭高悅戒錦毋負何堵二公因是卒無異志錦後賜名赤心一

功賜名必正號其軍爲忠貞營自成亂天下者二十一年陷帝都覆廟社其衆數十萬一旦盡歸騰蛟無不詫爲異事騰蛟上疏但云元兇已除稍洩神人之憤宜告謝郊廟卒不言己功唐王大喜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定興伯仍督楚師而微疑自成歿未確騰蛟言自成實歿身首已糜爛不敢居功固辭封爵不允且命規取兩江於是部置降卒參以舊軍題授朝宣先璧爲總兵官與承胤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

鼎並開鎮湖南湖北間所謂十三鎮者是也永忠卽
搖旂英志建故中軍餘皆良玉舊將騰蛟銳意東下
丙戌正月拜表出師赴湘陰期大會諸鎮觀望不進
獨赤心自湖北至遇大兵三戰三北而還諸鎮兵
遂罷騰蛟威望亦頓損諸鎮日漸驕橫且貪殘朝宣
尤甚劫人每剝其皮永忠效之皆不能制王數議出
關爲鄭氏所阻騰蛟屢疏請幸贛州協力以取江西
王遣使徵兵乃令永忠以精騎五千進永忠逗遛鈔
掠而已會

王師破汀州唐王被執歿贛州亦失騰蛟聞之大慟
哭厲兵保境如常旣而永明王立詔至乃稍安王以
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騰蛟之建十三鎮也
以爲衛長沙計及丁亥春大兵下楚則諸鎮復起
而爲盜長沙不能守騰蛟單騎走更爲先壁等所挾
展轉衡永間尋與侍郎嚴起恒遇走白牙市五月王
遣中使來密告劉承胤舉狀六月朔詣武岡謁王王
及太妃皆召見慰勞再三初騰蛟薦承胤由小校至
大將稱門生已漸倨肆在長沙時徵其兵怒不應馳

入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始以衆至騰蛟不能問復爲之請得封定蠻伯且與爲媼由是日益驕固爵安國公勛上柱國賜尙方劍翻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自請爲戶部尙書專領餉務王弗許因密召騰蛟爲計然固無如承胤何也騰蛟且無兵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及辭朝賜銀幣遣廷臣郊餞承胤伏甲將襲之印選一青乃力戰盡殲其衆還駐白牙八月武岡破承胤降王奔靖州奔柳州時常德寶慶盡失永州亦再失是冬王還居桂林桂林

止焦璉一軍在騰蛟卽率印選一青等入衛明年戊子春加大師晉爵爲侯子孫世襲二月全州破郝永忠兵潰奔入桂林逼王西徇縱兵大掠大兵知桂林有變直抵北門騰蛟自永福馳至與畱守瞿式耜督璉一青等分門拒守閏三月金聲桓李成棟叛大清以江西廣東地內圉凡我兵之在湖南者姑退騰蛟遂克復全州更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攻永州圍城百日大小三十六戰十一月朔克之未幾監軍御史余鯤起職

方主事李甲春取寶慶以王進才守之諸將亦取衡州馬進忠取常德所失地多復騰蛟議進兵長沙適督師堵胤錫與進忠有隙惡其兵招忠貞營李赤心軍自夔州至令進忠以常德讓進忠大怒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至盡走武岡進才亦棄寶慶走他城守將悉潰去赤心等所至皆空城卽棄之東趨長沙時騰蛟駐衡州聞之大駭檄進忠由益陽至會垣期與諸將爲大會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而部下將士畏怯不護行僅攜吏卒三十人進至則赤心已東卽尾

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宿而去騰蛟乃入居之己丑正月大兵逼長沙知騰蛟居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故部下舊將率衆羅拜勸之降騰蛟大叱之遂擁以出至長沙絕粒七日不歿乃見殺永明王聞之哀悼甚至賜祭九壇贈中湘王諡忠烈其子文瑞以蔭官僉都御史

摭遺曰忠烈之功偉矣惜乎十三鎮之不力也然若忠貞營將士固孽也而翻不得唾之矣當李錦就撫時自成妻高氏語之曰汝其爲無賴賊何抑

願爲大將也錦請其說曰爲賊則無論已爲將則身旣許國須愛民聽主將節制有死無二是我願也錦曰諾乃如命此忠烈之所以加禮於高而錦卒始終無異志耳噫吾獨怪闖賊先後兩妻各能以大義自蓋邪則成興平之事忠靖高則成赤心之事忠烈異矣哉賊妻也忠烈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忠烈生魚忽滿井五色粲然旣死井復空黎平人猶能言其處 十三鎮爲傅上瑞勸忠烈以設上瑞得實授偏沅巡撫事而反覆成性棄忠烈如遺也沅州急上瑞竟出降踰年與劉承胤並伏誅

章曠字于野松江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沔陽知州十六年賊陷州城走免謁總督袁繼咸於九江署爲監紀推官從諸將方國安等復漢陽遂攝府事兼署分巡道空城獨守有衛官數人齎諸印將送賊曠收而斬之日夕爲警備尋調荆西道代者李藻至失將士心城復失被劾候訊何騰蛟薦之令戴學立功福王立左良玉將犯闕騰蛟至長沙以曠爲總督監

軍黃朝宣者故巡撫宋一鶚部將也駐燕子窩張先
璧以精騎三千屯淑浦騰蛟令曠悉遣召之又令調
劉承胤兵於武岡闖賊歿其下劉體仁郝搖旂袁宗
第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六大部各擁兵數萬至騰
蛟與曠計盡撫其衆軍容大盛良玉歿其將馬進忠
王允成無所歸突至岳州偏沅巡撫傅上瑞大慰曠
曰此無主之兵可撫也入其營與進忠握手指白水
爲誓進忠等皆從之進忠卽賊中渠魁混十萬也南
都旣覆 大兵逼湖南諸將皆畏怯曠獨悉力禦唐

王擢爲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勦湖北曠有智畧
行軍不避鋒鏑身捥湖陰平江之衝湘南恃以無恐
嘗戰岳州以後軍不繼而還已又大戰於大荆驛永
明王加兵部右侍郎長沙守將王進才與狼兵將覃
遇春闐大掠去騰蛟奔衡州曠亦忝寶慶長沙遂失
後至祁陽與騰蛟會時騰蛟將赴武岡謁王乃以兵
事屬之已復移駐永州警報至諸大將擁兵不顧急
則棄城走曠力不能贍乃抑鬱而卒 順寧府志
傅作霖武陵人由鄉舉仕唐王以大學士蘇觀生薦

爲職方主事監紀其軍觀生歿依騰蛟於長沙改監
軍御史永明王在全州擢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尋進
尙書從至武岡時劉承胤擅政作霖與之善故得驟
遷 大兵逼武岡承胤議迎降作霖勃然責之及承
胤遣使納款兵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承胤力勸之
降不從遂被殺妾鄭氏有殊姿被執驅之過橋躍入
水中歿

周震官中書舍人居全州慷慨尙氣節嘗佐騰蛟軍
武岡失全州危甚乃集文武將吏盟於神誓以歿拒

條上城守事宜卽擢御史充監軍無何郝永忠等盡
撤兵還外援旣絕城虛不能守諸將等議舉城降震
力爭不可衆怒曳出斬之同難者守備孟泰本州人
以仰葯歿妻子俱自殺
陳象明字麗南東莞人崇禎元年戊辰進士授戶部
主事權稅淮安以清操聞歷遷饒州知府忤巡按被
劾謫兩浙運副累遷湖南道副使騰蛟令之徵餉廣
西永明王立粵地盡失象明檄調土兵與陳邦傳連
營東至梧州榕樹潭遇大兵戰敗歿之

余鯤起字南溟鄞人初以明經從騰蛟幕累功薦授御史監其軍嘗與職方主事李甲春克復寶慶會兵下長沙圖進取而騰蛟受執歿遂重趼還至桂林仍以御史用桂林破乃入野寺絕粒卒
蕭慮武昌人以諸生爲劉承胤坐營參將騰蛟題爲總兵官管黎平參將事承胤旣歸命令降將陳友龍招之不從已而城破慮以短兵相接力竭自剄歿友龍遂盡刼騰蛟眷屬以去

摭遺曰闖孽求撫時突入長沙官兵無備惟岳州

知府移守長沙蒙化周二南領兵探之孽黨劉體仁郝搖旂等以爲來襲叢射之歿其從者亦盡殲武岡破後總兵王景熙戰敗不屈歿之長沙僉事趙廷璧內鄉人率妻古氏子燦子婦馬俱自盡布政司參議嶠峨劉佐荊州僉事邱懋樸俱遇兵歿署臨武令教諭李興瑋巴陵人岳州破時同父赴省請援其母止之勿顧全家俱遇害後隨巡撫章曠起兵衡陽圖恢復以抗節歿
摭遺補曰先時史忠正之開府揚州也禮賢館

之士有桐城蔣臣一个長興李令哲霜回歸德
侯方巖叔岱烏程韓繹祖茂貽洎至何忠烈以
督師鎮長沙瞿文忠以留守駐桂林在兩公幕
下者更有益陽郭良史野臣長洲史記言伯顧
吉州施闕名偉長錢唐潘問奇雲客臨山倪國
錦玉成或綜覈軍儲或經營戰守或畫控荆襄
扼鞏洛之謀或建收山東取河南之策或捍禦
圍城共保巖疆者四載或監制降將議分雄鎮
者十三其章堵二公外顯佐督師以經畧南楚

者復有長沙陶汝鼐仲調宿松張鳳翥威赤吳
江吳晉錫茲受崎嶇衡永轉戰湖湘揮回日之
戈拔衝星之劍師中盡瘁與南北兩院畧同然
而天命已移人謀鮮濟三公則殺身以成仁諸
君亦潛蹤汝社誓操谷音甯有殊於西臺慟哭
之謝參軍北向生祭之王上舍哉而溫氏槩失
之今從楊氏跋語錄其姓氏惟惜事蹟勿詳姑
附此以俟續注

程